史記

史記

Thới-Long

Série R. A. C. n° 7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im. 16×21.5

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

記 …

MINISTRATION DES DOUANES ET RÉGIES DE L'INDOCHINE

Hàng lầm thiếu Vy

TAXE DE CONSOMMATION ALCOOLS

Thông dám Sử Ký

LIVRET DE DÉBITANT

Ng: thi Mất n: 1950

ở

Thớithanh

翰林少微通鑑史記總論

陽節潘氏榮曰治天下有道親覽遠姦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

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
誠不令而行矣故唐虞三代之治純
用禮樂教化大行不言而信不怒而
威無爲而治如斯而已及其衰也夏
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是佚欲
之亡人而百令不從矣周室東遷

之後王政不行諸侯多僭故夫子自
衛反魯作春秋以正王化至於戰國
王室陵遲分崩離析故孟子去魏適
齊陳王道以正人心是皆聖賢爲萬
世生民而發也自茲以還迹熄澤竭
人私其身士私其學異端蜂起聖學

榛蕪秦漢而下安危不一雖以悉舉姑
取其最闕於綱紀者而論之漢高之
蠲法古未遠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可
以有爲之君也然以輕士嫚罵淩辱
大臣張良托以辟穀何參平勃以鄙
以力天下雖安而古禮不復古樂不

作從姦婬矣可勝惜哉漢文沉潛而
不能剛克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而
向讓三南向讓再夫何踐祚之初示
民以詐短喪之制又安用之敵民雖
庶富而脩己立誠之道幾乎息矣窮
兵黷武虐民事神而海內虛耗至輪

臺之詔天理藹然其悔心之萌乎不
然則亦亡秦之續耳漢昭十四而識
上官桀之詐亟可為惜霍光不
學無術不能以道事君光武有志於
源而輔相亦拔其人孔明有王佐之
才而嘗姦雄僭竊之際董子雖有大

志而亦不得其位。鄧騭楊震之徒不識保身之機。外戚之禍内豎之變中移於王莽卒壞於董卓曹操承之以移漢祚又何言哉。唐之太宗號爲英主百戰而有天下偃武脩文勵精求治身致太平利措不用亦希

世之賢君也然以君德論之則用宮
人私侍以叔其父納巢剌王妃而封
子明其膠巳甚若非魏徵辰嚴之喻
則明母又繼文德而為吳國門如此其
子孫又焉得有正家法乎是故武氏
經事先帝太真巳配壽王中宗親

爲點籌於韋后。明皇賜洗兒錢於貴

妃。卒爲天下後世非笑。豈不皆由太

宗垂統之所致歟。房杜王魏無忌遂

良狄仁傑張九齡姚崇宋璟李泌裴

度之賢猶不能救其君於蕩敗禮義

之際而或以見踈。張柬之韓彥範崔

玄暉袁恕己敬暉等討武氏之亂反
正廢主有大功於唐而凌辱以死韓
愈陸贄勤亡懇亡於章奏之間而亦
以獲罪他尚何說哉蓋唐之亂也始
於武韋危於貴妃壞於藩鎮亡於宦
官而李勣李義府許敬宗鄭愔崔湜

武三思李旻甫楊國忠李輔國盧杞
元載之流與后妃宦竪內外交締姤
終爲雄張一朝一夕之故暴秦以呂易
嬴是嬴亡於莊襄之手弱晉以牛易
馬是馬滅於懷愍之時隋楊廣弒其
父而立卽以敗亡又何足與論洛天

下之道乎。蓋以趙高楊素之姦、而致扶蘇楊勇之死。是天所以速秦隋之滅也。且秦政之暴過於隋堅。楊廣之惡浮於胡亥。覆宗絕祀不亦宜乎。宋齊梁陳至於五季禍亂相尋、戰爭不息。名爲君臣寔爲仇

敵。世降至此壞亂極矣。惟宋世宗
粗有三代遺風。而使之不壽。豈天
將啟宋世宗治也歟。且自晉武之後
惠懷無親骨肉相殘羣胡乘釁濁
亂中原。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王謝陶阮富貴風流節行標致渧

乎有餘。江左之民亦賴以安。然朝廷
之得失姦雄之簒弑則亦邈乎其不
能正也。逮拓跋氏興佐以崔浩高允
之徒既治且安。至於孝文風移俗易
庶幾禮樂之郁矣。宇文高祖完顏
世宗其亦賢乎。江左君臣寧不知愧。

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文景
以後能行之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數君而已此夫子所謂不如諸
夏之亡也然自晉至隋南北之君率多
不得其死盡以國亡族滅其故何也
蓋得之以不仁上行下效身爲天子

死無噍類乎嗚哀哉至於宋祖未嘗
爲季晚好讀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
（殺四罪即詳。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
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
及於公卿故臣下得以有爲而忠君
愛國之心油然而興矣命曹彬下江

南則戒以切勿暴掠生民故彬至城下焚香約誓一不妄殺凱遂之日行李蕭然遣吳越還國而使知不晋之意處將相之間則喻以相安之情待諸降王以賓禮易諸節鎮以儒臣使舉德行孝悌之士以隆禮美廉恥之風

嗚呼人生如是亦庶乎其知九經之
義哉且曰洞洞重明正如我心少有邪
曲人皆見之蕩蕩平平之道不外是
矣太宗卽位之初首開崇文館與諸
王宰相繙閱書籍次選文章有德之
士教道王子且戒之曰必以忠孝爲

先又能作興文學以風四方而人才於是乎出矣至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始一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亦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聚有得於人心而能如是乎英宗氣質尤美謙恭以任賢臣而天下無事

暨于哲宗之初寔爲垂簾之政宣
仁有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
髮膚任賢不貳去讒不疑故自建隆
至於元祐號稱治平之世而人才之
盛亦莫過於宋矣初有趙普范質李
沆張齊賢白敏中寇準蔡襄晏殊王

旦王曽杜衍趙抃諸呂之輩有韓
范富歐陽蘇張文呂司馬之徒俱為
大賢文章德業前世無比相繼以興為
之輔相當此之時君〻臣〻父〻子〻夫
〻婦〻百姓謳歌謂之太平天子又稱宣
仁為女中堯舜嗚呼休哉神宗刻意圖

語上慕唐虞之心安石君臣之間求
濟斯道未嘗不以堯舜相期東周以
來未之有也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
都俞吁咈之治惜安石之學既執而蔽
引用㐫邪反語爲亂使天下之人囂然
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繼進釀成

靖康之禍用人可不謹哉當此之時
上有好治之君下有慕治之民而濂
洛群哲曾無一人登相臣之位者是
宋之不得與於斯文也豈天未欲使
茲世躋堯舜之域與何道之不明也嗚
呼真儒輩出悉皆王佐之才哲宗以後

寧宗以前指以朋黨斥爲僞學竄逐
禁錮殆無虛日姦邪疊興爲國大蠹
殆於呂惠卿終於賈似道互爲汲引
相繼升於廟堂用舍如此安得不亡
乎蓋宋之人君仁厚有餘而剛斷不
足宋之人君德業有加而道則未盡

明乎二帝三王之道以接夫孟氏之
傳者又謹其進退之義故終宋之世
亦只知此而已後學者不能無遺恨
於斯世也且眞宗不知寇準之賢神宗
不識惠卿之姦又豈不為明君之累
邪至於哲宗昏庸尤甚信任姦慝屛

逐忠賢鄒浩呂大防何以至虔州左
右不對亦可羞也岳飛破虜幾還
兩宮秦檜矯詔班師而殺之高宗若
不聞也通天之罪尚忍言哉張浚
趙鼎真德秀魏了翁之賢立朝未
久排惟不能以正群邪之罪而反有

賊責竄逐之寃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以元凶居相位登進同類布滿朝廷祇爲身謀卒以誤國而人主方以爲忠宜復望其有三代之治乎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餘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從容就

蔑於顛沛流離之際爲國之光是亦宣廟祖宗尊賢敬士之報歟蓋其興也以大臣之賢其亡也以大臣之姦故雖有大臣之誤而亦有大臣之報爲人君者可不辨其邪正而端其本原哉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
正則四夷賓服而天下安矣。東夷西
戎南蠻北狄自古有之。舜生於諸馮
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
人也。匈奴突厥五胡北魏契丹女真
世有位號。若使吾無間而可入則継

王不死於犬戎明皇不敗於祿山
呼延晏劉曜不能以陷晉都而懷愍
不辱於強虜矣斡離不粘罕不能以犯
宋京而徽欽不死於漠北矣蓋天下有
道則四夷來王萬邦咸休天下無道
則干戈之禍不特在於四夷而且在

蕭墻之內矣故得其道則治失其道
則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脩己以
安百姓唐虞之治也勞身而焦思夏
禹之治也六事以自責成湯之治也
作無逸文武成康之治也除秦苛法與
民自新偃武脩文勵精求治舉德行

興孝悌隆禮義尚廉耻此漢唐宗宋祖之所以興也末世崇尚虛無信誘邪說垂及敗亡猶不能悟梁元爲周師所圍尚講老子梁武爲侯景所逼惟談苦空事佛之謹舍施之多無以逾於梁武奉道之勤設醮之厚又

何以加於道君然則餓死臺城而佛不之救受辱漢北而道亦不聞秦皇漢武窮極而求神仙了無證驗楚王英敬信沙门之法卒爲誅處契丹入寇王欽若出守天雄軍束手無策闭门脩齋誦經而已用此數者曾何補於

治道哉。狄仁傑巡撫江南、奏毀吳趙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祠而已。胡穎經略廣東、毀佛像而殺妖蛇。杖僧人以脫愚俗。所過淫祠則必焚之。此萬代之所瞻仰也。嗚呼。自漢以來不能紹述三王之道而佛

老之教乃自明帝始永平之間遣使之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以佛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靈帝始立祠於宮中以奉之又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redacted]之法況論鬼獄之論皆以老氏爲宗

而名白道晋魏以來其法衛盛僧尼
道士日以益衆元魏孝文號爲賢主
亦章其寺修齋聽講至如石勒之於
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
於鳩摩羅什拓拔太武之於寇謙之唐
武宗之於趙歸真宋道君之於林灵

素往往事以師禮不聞有福利之報而背得奇異之禍覆轍相尋迷而不悟流弊千有餘載漢明帝焉得以逃其責哉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況復有鬼怪人妖邪說暴行雜然並興以惑世誣民者乎孟子曰楊墨之

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韓愈之說
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
道以道之嗚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
之道耳此盛彼衰自然之理也辨人
才審治體美教化厚人倫此明道之
寔也武帝好儒術董仲舒進脩己

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孫弘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蕩其志神宗慕王道程伯子上疏告正學定志之論而上之所與謀者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卞之流則制新法以擾其民用舍之間安危所繫

袁紹不起則臣族忠賢之禁不除劉裕不興則藩鎮强臣之患不息朱温不來則宦官宮妾之亂不止然奄豎既潰而大命隨之蓋人君之喜用姦邪者冀得以從己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以罔其寵祿而已然

君以逸欲滅國臣以寵祿殺身前車
旣覆後車不戒及至君亡國滅其臣
又安得以獨存哉是故秦亡而李
斯趙高先逮三族漢末滅而宦官張
讓等二千餘人已就誅逮王莽盜竊
神器而傳首詣宛梁冀七侯三宿共

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
無少長皆棄市收其財貨合三十餘
萬匹以充王府之用明皇幸蜀李林
甫斲棺鞭屍楊國忠斷頭注梁唐
祚未終而先斬韓全誨等一百六十
二人復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宦等

之聲徹于內外崔胤之徒弃隨援首
徽欽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
已先誅戮南宋未滅而賈似道先死
于鄭虎臣之手秦檜削奪官爵韓
侂胄梟首進濱由此觀之昔之雍蔽
聰明以圖利己者皆所以自滅而已

不可戒哉故爲君難爲臣不易治亂興亡之所由也可不慎哉嗚呼觀人才之去取知邦家之休戚漢儒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不同而事業亦異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輔漢於

蜀狄仁傑反周爲唐其心一也郭汾
陽亮獲二京而終身富貴岳武穆志
篤耻而身死權姦其道同也孟德肆
睨神器狐媚欺孤恨文若九錫之勸
而到之死篡逆之所爲也子儀功蓋
天下位極人臣杖郭曖肆言之失而

逞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平生姦
偽死見真性操之所以始鬼也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亮之所以如龍也
蘇武持漢節於匈奴是舍生而取
義真卿陳禍福於希烈乃殺身以成
仁李陵衛律罪通于天邦昌劉豫

心委于霍光擁立二君而子孫
夷滅是履盛滿而不止也韓琦定
策兩朝而德望蓋世識用舍行藏
之道也陶潛為晉處士心逸而日
休楊雄為莽大夫心勞而日拙諸
葛入寇晉史自帝魏也丞相出師

漢賊明大義也廢帝爲王唐經亂周紀也帝在房州萬古開群蒙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爲諸侯以來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誅亂賊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前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之所以繼獲麟而作也廣

徽魁天下於少年敬仲戒之必念千
里生民之寄希元以命訓日者和叔
教以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是故建安
與青田俱爲百世師循序及脩省實
殊轍而周還何後學之有異且晝所
爲夜必焚香以告于帝豈閱道之語

其心乎因妻邪謀而毀譛朱子以媢
侂胄乃鄉人之喻於利也馮道歷事
於五季惟恐失之嚴光加足於帝腹
忘其貴也明燭以達旦乃雲長之大
節卿表而凍死實陳三之細事小事
儒朝官至郎署陳情之謬也求仁

得仁抑又何怨告墓之正也君親
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是非得
失乃在乎人千載之下公論不泯其
亦可畏也哉蓋人才難得爲民上
者宜有以作成之也是故欲治之君
須知爲治之要夫治者也親賢遠

姦信賞必罰明禮義謹學校以身
先之使民知趣向之方上下相師而
人才出矣如此則師道尊而善人
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百姓太和萬
物咸若蓋爲治必以人才爲本求人
才之道又以教化爲先欲行教化來

興禮樂不可也不興禮樂則教化不
行則民無所措手足無所措手足則
三綱不正九疇不敘而欲致天下之
治者遠矣故治天下者必本諸身
身端心誠則賢才輔而天下治矣
書云慎厥身脩思永詩云上帝

臨汝無貳爾心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此之謂也。

節要大全總論。畢

小學內則篇。

內則曰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偪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

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
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
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
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
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
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父母舅

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
枕斂簟而襡之父母舅姑衣衾簟席枕几不傳
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與
恒飲食非餕莫之敢飲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
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
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
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

衾不見裏父母唾涕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
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少事長
賤事貴共帥時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
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
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
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
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
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

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
喪父長子不取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
去多言去有惡疾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
逞不去共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凡此聖
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